

洛 春 秋

豫西民间儿歌

□记者 孙钦良

民间儿歌中的数字歌,是对儿童数学教育的启蒙。这些数字歌,往往与儿童最常见的事物联系起来,让儿童很容易对数字感兴趣。

豫西儿歌中的数字歌

当代儿歌中也有数字歌,但这种数字歌往往比较枯燥。譬如,记者看见几个女孩在跳皮筋,边跳边说:“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,三五六,三五七,三八三九四十一……九五六,九五七,九八九九一百一。”就这样一路念下去,只是听起来押韵和上口,有个节奏而已,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

传统儿歌就不一样了,用的是最简单的数字,表达却非常形象。譬如在偃师、孟津等地,就有这样一首儿歌:“一抓金,二抓银,三抓不笑是好人。”抓什么呢?抓痒痒。记者是巩义人,此地历史上长期归属洛阳,地域上归属豫西。记得小时候,大人常为小儿抓痒痒,抓的时候念的就是这首儿歌,1、2、3



这3个数字小儿就是这样学会的。

豫西儿歌有个重要特点,即大人和孩子在念唱时融入动作,动作指向明确,彼此进行互动,旨在让人快乐。譬如大人们在念这首儿歌时,要用五个指甲,轻轻抓挠小孩的膝盖,“一抓金”时稍轻,“二抓银”时稍重,“三抓不笑是好人”时要晃动,这时候,小儿被抓得很痒,但竭力忍着,憋住了笑,大人则故意在“三抓”时百般挑逗,终于把小儿逗笑了。

所以说,传统儿歌里有成年人的音符,成年人为了儿歌快乐地付出,快乐地参与,使“教与学”显得非常和谐,效果非常明显,格调非常健康。传统儿歌还能抓住儿童的特点,挑其最熟悉的事物与数字结合:“大兔子有病二兔子慌,三兔子忙着烧药汤,四兔子去撕布,五兔子去打墓,六兔子去拾,七兔子理,八兔子哭得起不来,九兔子问它哭啥哩?十兔子说,咱家死了个兔乖乖!”

当代儿歌中,也有“小白兔,白又白,爱吃萝卜和青菜,蹦蹦跳跳真可爱”这样的句子,同样抓住了儿童喜欢小白兔的特点。可是,实事求是地说,当代儿歌描状物都过于笼统,没有传统儿歌形象。譬如上面那首老儿歌,名字叫做《十兔子》,虽是教儿童学数字,却写得颇有趣味,几只兔子分工明确,哪里是为兔子办丧事呀,分明是教儿童知晓乡间丧葬礼俗。

还有一首儿歌《小松鼠》,这样唱道: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,老虎找不着,找到小松鼠。松鼠有几个?让我数一数!数来又数去,一二三四五。”这是让儿童学1、2、3、4、5这5个数字。

“一只蛤蟆一张嘴,两只眼睛四条腿,扑通一声跳下水;两只蛤蟆两张嘴,四只眼睛八条腿,扑通扑通跳下水;三只蛤蟆三张嘴,六只眼睛十二条腿,扑通扑通跳下水。”这是教小儿认识复合数字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蛤蟆身上的嘴、眼睛和腿必须对上数,尤其是最后跳水的声响,一只蛤蟆是一声“扑通”,两只蛤蟆是两个“扑通”,三只蛤蟆就该是三声“扑通”了,若小儿少说了一个“扑通”,就会被立即纠正过来。

河南电视台曾做过一期节目,让老太太们在“六一”这天为小儿唱传统儿歌,其中一位来自鹿邑县的老太太唱了一曲《蚂蚱精》,歌曲很长,歌词很生动。其实她唱的《蚂蚱精》便流传于豫西地区,巩义、偃师、孟津都有不同的版本,其中一个版本为:“蚂蚱精,蚂蚱精,蚂蚱本是土里生,一只蚂蚱生了病,两只蚂蚱请医生。请来三个花豆娘,身上披着几点红。四服草药治不好,五棵苗下丧了生。蚰子唧唧去报丧,蛤蟆呱呱来哭灵。六只刺猬去打墓,七只蜘蛛扯灵棚。磕头虫儿来吊孝,萤火虫来打灯笼。老苍蝇嗡嗡把经念,一群鬼蚰子来守灵。壳泡虫爬着来祭奠,一群蟋蟀吹着笙。扑打蛾儿来罗面,牛屎壳郎把馍蒸。知了哭得肿着眼,兔子哭得眼猩红。两只蚰蜒来扶祭,湿湿虫跑来扫卫生。蝎子忙着去夹菜,棺材头坐着俩蜈蚣。四条青蛇当龙杠,八只螳螂去抬灵。送葬送到邙山上,一群蚊子哭嘤嘤。蚂蚱蚂蚱你去吧,一群儿女已长成!往后你就闭上嘴,青菜黄瓜你吃不成!”儿童学唱这首儿歌,既学习了数字,又认识了动物,真是收获颇丰。

项羽大军曾在新

安坑杀秦军20万,这

20万人全是降卒,他们在

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派往新

安城南挖大坑,待挖到一人多深

时,全被活埋了。

历史上,秦军很残暴,曾在洛阳伊阙大战中斩首韩魏联军20万人,又在山西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40万人,似乎在历次大战中,只有秦军集体屠杀别人,而别人却奈何不了秦军。

事实不是这样的,就在秦军坑杀40万赵军的50多年后,也就是在秦国统一天下,秦二世当政的时候,项羽大军在新安也坑杀了秦军20万人,而且这20万人全是降卒,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派往新安城南挖大坑,待挖到一人多深时,全被活埋了。

关于这件事,《洛阳市大事记》中只有简要记载:“公元前206年十一月,楚项羽杀秦降卒20万于新安。”《洛阳大典》中的《军事典》这样记载:“项羽以为秦降卒入关,必然哗变,于是,项羽除留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翳3人外,将20万秦军将士悉数坑杀。至此,强大的秦国军队不复存在,新安城南的荒野埋有秦军将士的累累白骨。”

这些记载,均未说出坑杀秦军的具体地点,只笼统地说在新安。那么,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?记者调查后得知,人们对此早有争论,有人说在新安县,有人说在义马市。我市出版的书籍之所以对此笼统介绍,是基于争论未果,不便断言。

1912年,修建陇海铁路的工人,在义马二十里铺村一带挖掘出了累累白骨。这些骨骼的骨龄显示死者都很年轻,明显呈现的是士卒集体被活埋的姿势。如今,这里还有一个东西长400米、南北宽250米的土坑,周围生长着挺拔的白杨。有专家认为这里就是项羽坑杀秦军的地点。

那么,在2000多年以前,这里真的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吗?

1991年,戴景琬先生主编《义马市志》时指出,“新安故城”确在义马市境内,坑杀地点即义马市西南2公里处的二十里铺村上石河南,西距澠池13公里,陇海铁路沿“故城”遗址南城与澠河之间穿了过去。

至此,国内考古界大都认同此处即为“坑杀秦军坑”。可是,记者最近询问我市有关专家,几位专家还是对此不愿多讲,似乎这个“坑”若定在了义马市,就对我市旅游有诸多不利的。而记者苦思几天之后就释然了,即使这个坑就在义马市,这也没有什么,因为秦代的新安县是包括这个地方的。

查《新安县志》便知:“新安置县于秦始皇二十六年,距今二千二百余年,取新治安宁之意。”秦时新安故城就在今义马市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:“公元前206年,项羽夜击秦军20万于新安城南。”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——这一战争史上的大事件,可以纳入洛阳历代战事序列。

那么,这20万秦军已经投降了,项羽为啥还要坑杀他们呢?

原来,在公元前207年,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秦王朝,被项羽、刘邦的起义军猛攻猛打,秦大将章邯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,率领余下的20万秦兵向项羽投降。项羽立章邯为雍王,让他率领这些秦兵为前导,向西进军咸阳。公元前206年十一月,项羽大军经过洛阳,督促这些秦军降卒西进,驻扎于新安城南。

项羽大军的士兵,对秦军有积累多年的仇恨,他们没有忘记秦军当年鲸吞山东六国所带来的屈辱,现在他们有机会了,就在路上虐待这些秦军降卒。秦军降卒为了保命,只有忍辱负重了。可是,当队伍走到新安故城,眼看就要西出函谷关时,秦军降卒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

《史记》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:“秦吏卒多窃言曰:‘章将军(章邯)等诈吾属降诸侯,今能入关破秦,大善;即不能,诸侯虏吾属而东,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’”意思是说:“章邯等人哄骗我们投降项羽,现在若能进入函谷关,推翻秦朝的统治,当然很好;如果不能成功,项羽必把我们掳往东方,我们的父母妻子可都在秦地,必然为秦所杀啊!”

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,不幸的是这些议论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,项羽感到事态很严重,他想,军队里秦兵众多,如果入关后他们不听指挥,或者临阵倒戈,那就很难取得胜利了,不如及早杀掉这些降卒,以免后患。于是他手下商量,准备夜间动手,坑杀秦卒20万人于新安城南。

据专家推测,在那个漆黑的夜晚,秦军降卒都被集中到新安城南郊野里,他们把兵器集中在一起,手拿工具开始挖坑,当大坑挖到兵士无法攀爬的高度时,项羽的军队突然动手,无数的长矛对准坑内的躯体疯狂刺杀,鲜血和泥土、哀号和悲鸣、求饶和怒骂交织在一起,浓烈的血腥味在郊野四处弥漫开来。

整夜的杀戮,换来了一层层的尸体,秦兵最终停止了哀号和挣扎,黄土掩埋了一场惊人的杀戮。后来的当地农民,在耕地时常发现一些碎骨头,夜晚磷光闪闪,白天氛围怪异,那些从腐烂尸体中分解出来的气体,悬浮在地面上随着气流飘移。以至于到了唐代,诗人杜甫途经这里,还写下了诗句“项氏何残忍,秦兵此处坑。愁云终古在,鬼火至今明……”

可怜那20万秦军降卒,糊里糊涂成了刀下冤鬼。如今,这里被唤作“万人坑”,又被楚霸王项羽的楚军坑杀,所以又叫“楚坑”——秦军过去老是屠杀别人,如今也被别人集体屠杀,这也应了那句话,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!

这正是:杀戮自古可复制,只看刀在谁手中。河床尚有改道日,秦军岂不走麦城?

洛 春 秋

洛 春 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5)

□记者 孙钦良

